祝子罪知錄

祝子罪知録卷二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閲

刺曰孟軻云性善、荀況云性惡、皆非、

說曰古今擬議煩甚、故予向取吾心所安者、爲性論、今具録之、昔者之辭、悉未遑徵述、爾以聲與勢而從焉、而强訥焉、而不敢盡焉者、後代之言性乎、今天下學士、或抱哲姿、蓄廣學、終不敢言性惡者、

豈皆中誠哉言之必獲戾以爲儒家罪人此病聲也附孟而吠荀楊韓皇甫司馬氏者徧四海閱數百年萬萬喙吾敢以一舌抗之乎是病勢也嗚呼諸公爲聲若勢而不言吾且爲聲受惡勢受悖戴辜而言之性果惟善乎無或惡乎請以物證之人物懸矣然而必有受斯謂性謂之性必有恒乃同也物之性溫涼柔剛平毒生殺受於是必恒於是稼必生鴆必殺一内諸咽上帝弗能奪而反之矣性不恒哉羲炎軒嚳摯項伊姚姒姬迫之死令惡

肯乎、蚩苗饕杌癸辛蠚跖導之生使善、能乎弗肯
稼、不殺人也、弗能鴆不生人也、何諱者之不燭乎
是夫性必有恒有恒非盡善也、非盡惡也、有善者
也、有惡者也、有善惡交幷者也、善者甚寡、羲炎之
類也、惡者亦甚寡、蚩苗之類也、交幷之類一、而其
劑分、彼此侵互、爲品極繁、殆不可算、古今之賢良
中人、以至細人鄙人愚不肖也、曾謂終天皆羲炎
者乎、爲造物者惟二、陽也陰也、陽善也、亦有惡也、
陰惡也、亦有善也、假令獨陽無陰則亡生矣、亡陰

則亡生既生矣陰也在其中焉得獨善而亡惡乎由其甚寡者有恒甚多者亦有恒故鳳寡鴟亦寡而雞雀無算也彼將達其辯故必曰惡者氣耳夫有理亡氣則生乎有氣亡理則生乎是必合而生生而性始見也性非生而後有有之於合之際也今必眞性於偏善而曰惡者氣則必將曰鴟理本善其殺物氣也是理氣二也理自理氣自氣然則性果何物也哉生生之類又烏用有性之名也哉嗚呼爲是言者其亦强有力矣然而强有力也亦

能令彀殺而鴆生乎、賊何黨於荀楊韓馬、何仇於由軻而後者哉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民若有恒性、則知性必恒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上智下愚不移、則知必有善惡二岐、而後始有遠近不移之形矣、如其不然、敢犯不韙嗚呼、由孔子至於今、畢世推爲至聖、言必師、疑必質、而獨不從其言性何其怪哉、審若彼、則孔子不得爲至聖也、嗚呼、小子之愚、獨知有孔、曰須臾之則、吾豈敢、

系曰張耒論性有善惡、惟聖人能趨善遠惡、爲盡

性衆人不能頗爲得之又近時盧格論性不以善惡而以全闕亦非惟李翺不言善惡弟云復是亦全善而旨通佛氏詳後佛老條黄㬢

刺曰趙匡胤篡國亂賊

說曰尼父爲春秋援天定人人用私鄣公勢奪道猶假天而號天於時或未爲定之既衷私駕勢詭逆遂事亡幾何勢盡道在聖人援天正之姦跡逆節不可以渝逆者干戈代禪湯武猶爲不免人萬不若二王將顧上越其事襲跡夏虞得乎哉由莽

來姦蓋四海其終不能逃天與聖人法獨匡衛得乎哉夫禪篡非並行順逆無兩立衛左驗既皦即歸一途岐之何爲其國人爲諱猶能婉辭以設兩造微文以示閱實事定旁玩更爲迷陽薄徵大端畫一請詰有以排破詰者陳史劉論輩與吾書俱廢無惑

一徵曰豬彌之薦惡自製之害詰厥自誅以棄之

一鐔不麾胡謂迫斯數兵之弗戢何帥之爲

二徵曰兒素大志今果然矣志孰爲大幾何時矣

聖善之口、奚其簡而信爾、

三徵曰紀王二昆弗去㠯待、豈以武庚能畔、而俾弗留害、

四徵曰巍謨發矣、夙遺昭輔、往訊於家、而機亦潛布、

五徵曰點檢帝符、疇寘諸軍書、將非趨徒、陳王祠狐、暨厥孫天書一智與、

六徵曰讙言孰與、㠯惱㠯逃、爾唯不為、爲㠯寘不昭、將無漏竊鏞、烏自塞聰、而能以彼亡啾啾、

七徵曰羣讙謨漏、䆾語厥室、䆾語厥室、無明語厥辟、媼吪不沮、乃以激激厥謨俾疾共濟以為詭譸其匿、

八徵曰謨兩學究人、狥卬否、俾陳且普、孰識非衆建、而自賊取、

九徵曰祖軷之拜、愆儀可惕、胡弗惕弗詰、無亦畏鬼眼、荅直以暴、

系曰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

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即位是月契丹北漢兵皆退司馬光

又曰太祖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詾詾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氏公主引麪杖擊逐太祖曰丈夫臨事當自決乃來家恐怖婦女何爲太祖默然而出司馬光邵伯溫同○按此則先知其謀如此明白昌不陳于朝而不行乎

又曰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

乘轎子、出居天淸寺、寺卽世宗改名而爲功德院

也、太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丱角

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𤋮王也、

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

以手掐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耶、對

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于理未安、藝祖卽命追還、

以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藝祖後亦不問、

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

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

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帥、其英明有自云、王銍

又曰、太祖北征、羣公祖道於芳林園、既授綬承旨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兩拜、回來難爲揖禮也、張舜民

又曰、太祖陳橋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而大搜索至、主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

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項太祖已卽位矣朱弁○按如此安得謂至是豈非楚昭輔已先達之乎人心推戴且僧之爲計

又曰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遂如封丘門抱關吏望風啓鑰遽卽位斬封丘而官陳橋者出於人心之推戴乎王明淸○按如此卽豈

又曰李淑知鄭州奉祠柴陵作恭帝詩云弄楯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榛斷壠纔三尺剛道房陵半仗來爲仇家陳襄抉其事以聞褫一職

魏泰又
田宣簡

又曰太祖初受禪、有飛矢集御輦者、左右欲搜索、不許、但駐輦囘顧曰、射殺我也未到你做在、聖度如此、陳長方○按此雖見太祖之度、然亦可見非人心之推戴與陳橋守門者同、

又曰兩日盪重光、點檢作天王、一作殿前點檢作天子、范質王溥不能死、崇元殿上行禪章、制書私草修文郎、趙書記、正皇綱、遺孤披麻在金床、胡爲捽霍馬上醉擁黃衣裳、何以朝萬國、升明堂、楊維禎樂府

又曰春秋誅亂臣、亟後戒、故加趙盾弑君之罪、以

志循當國而不能討賊之義、愚因竊取、加宋太祖篡周之罪、以明太祖爲主將、不能馭衆以致變之形、若宋人作宋史、爲之諱可也、尊春秋之旨、以續綱目之書、則不得拘世俗之見、以詘大義矣、苟討其後功、而泯其前惡、則君臣之防壞矣、此愚有富人没而羣隸竊有其室之譬、執事是之、豈非以其辭直而義正耶、陳樫答姜漸書

又曰湯有慚德、孔子論之、而以至德稱文王、義可見矣、使孔子作春秋、始自唐虞、則其書湯武、必不

與堯舜禹同辭湯武尚然況後世之臣無其德而乘時竊據其位者耶此吾於太祖之有天下書法與郭威同修天下之大閑於綱紀大壞之後不得不爾也同

又曰來書云凡本非有得天下之心而有功於天下者其書法不得不予之荅云此論湯武可矣論太祖則非也周世宗無桀紂之行不幸而殂寡妻幼子雖不能治天下使得大臣若周公霍光者則恭帝不失爲成王昭帝周祚豈遽移哉太祖初無

湯武之德、不過以善戰驟顯將校知其能、而天下未受其賜、從何而有得天下之心、至陳橋之變、旣知慚負天地、而不能殺身以成仁、因而簒國、湯武之心若是耶、若以爲推戴出於衆人而予之、則後世大將握重兵、一旦爲下所推者、皆得藉口而免誅矣、故愚謂太祖得國以簒、而治國以仁、功罪不相掩矣、同

又曰來書云、綱目於簒竊之際、而皆著其漸、漢乾祐二年、書郭威以白文珂爲西京留守、又書威請

加恩將相、則威不待澶州之變、而已收天下之心矣、至書威反、而曰殺其主承祐、承祐雖欲殺威、威之主也、今不曰弑而曰殺、故下書自立、明年書郭威稱皇帝、則其書法輕重之間、而威與承祐、兩有罪矣、今太祖於周顯德三年、書兼殿前都指揮使、六年、世宗獲讖、以大祖代張承德爲點檢、是月世宗殂、明年、遂有陳橋之變、則太祖即位之事、若與威同、而威之專擅、大與太祖異、今云自立而還、又見其稱帝、則柴宗訓無劉承祐之罪、而太祖甚於

郭威之惡矣、答云、此論其人之處心則是、而斷其罪之成案則非、假有謀故殺人者、其一人本惡人也、待時而後發、其一人本善人也、乘勢而卽發、有司者、還原其人之善惡、及論其漸與否、而較重施罪耶、還以其所犯同、而咸當以大辟之律耶、威之篡漢有漸、而太祖之篡周則乘勢、心雖不同、而事則無異、又豈可以小節而末減其大惡哉、且威之屢書於綱目、非惟著威篡竊之漸、亦以咎漢主之失道、若世祖之待太祖與漢異、不以太祖長者、無

反側之虞而然哉太祖不念此遽竊其國非惟得罪於天下得不負世宗待之之意乎若緣情斷罪則太祖之惡甚於郭威無疑復何多論哉今書自立繼以稱帝悉如威例以其事同也同

又曰來書云五代以來天人厭亂已極郭周既已無子世宗英明而又不壽天之所付蓋已可見周之有國前後九載既無積德累仁之基而復使幼君臨之名藩悍將必不束手效順其為悖亂又不知其底止也答云此因其後功而欲蓋其前愆觀

其已然而臆其未然非至論也五代亂極固當治周不當天命亦已見但君臣大閑所以示後世不可不謹若以後功遂廢大義不講君子不取太祖固有君德又有天命然周之臣子也以臣篡君罪不容誅若復予之則後之人德政之美未可期而君臣之義已先壞此愚所以痛心不避流俗之議而執此筆豈爲周哉同

又曰來書云人心所與天命所與也人心不從雖以項羽之暴戾王莽之殺戮不能使之强從人心

之所歸雖以太王劉備之郤郤而不能使之去也答云此亦偏於太祖之論當時天命之在太祖者不可知人心之歸太祖者跡未著使太祖自陳橋還汴之日明君臣之義從韓通而討之未可知也唯其民人習於五代之易而周主之所恃者禁旅而已韓通倡大義旣不克而禁旅之將又皆黨於太祖故范質王溥無如之何而下拜耳尚何太王劉備之得比哉

又曰來書云慕容延釗石守信皆與太祖比肩而

願相推戴、非天其誰能使之乎、春秋之法、爲賢者諱、自唐三百餘年、而始有太祖、卒能削平僭亂、以開太平之治、不可執一論也、若必以此爲垂訓、則彼無太祖之功德而欲效之者、天下將共誅之、又何待於吾之訓哉、故愚謂宜審其輕重、而約其中以定其制、答曰、陳橋之變、正吾比肩利於富貴而爲之、以爲今日若此、安知他日之不相及耶、故非眞有爲天下之心、而推誠以奉之之意也、唯其太祖既立、行事不與五代同、君臨之位始定、而宋之

享國亦久矣愚非不美太祖之後功而欲加以簒
竊之名特以其罪不可掩使後世之欲倣效之者
知懼焉耳若如執事之言而予之則天人之際未
可必而凡為君者將何以自安於羣臣之上哉春
秋為賢者諱之義恐不如此幸詳思之同

又曰來書云宜書曰北漢契丹入寇周命趙匡胤
帥師禦之壬寅師次陳橋癸卯匡胤自陳橋還受
周禪稱皇帝國號宋奉周主為鄭王此亦唐王淵
稱皇帝之例而書法微婉庶幾合於據事直書其

義自見之法、雖不言其自立、而其迹亦不可掩、管
云、非漢伐周、朱子書之以正其始、今復書曰伐、所
以正綱目之終、若曰入寇、則是夷漢而中國周矣、
上書禦之、繼書自陳橋受周禪、而又云稱皇帝、則
禪與篡兩不明矣、既取其國、據其位、降封爲王、而
復曰奉、奉者下事上之詞、豈有自天子下降爲諸
侯、而可謂之奉哉、桱今書之曰、非漢及遼伐周、所
以稱漢之討也、周使趙匡胤帥師禦之、所以著其
受任之重也、至陳橋、自立而還、所以明其乘勢而

竊發也、趙匡胤稱皇帝、所以誅其心也、廢周主爲鄭王、所以志其簒也、國號宋、所以成其姦也、豈不明且簡哉、彼之罪旣不可泯、則直書以垂後訓、正春秋之旨、執事何疑焉、同

又曰取天下者、末世以謀、謀取者、逢機遘會、陽施陰設、而人莫或覺、卒然不日之間、可以集事、宋太祖是也、夫宋太祖取周、亦因其有可取之機、而其謀得以施焉耳、何也、周世宗以郭祖妻姪、爲其養子、則有周之基業、固以處非其據、而來姦雄窺覬

之心矣、中道殞殂、符后入宮纔十日、恭帝承統甫七歲、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以羣帥合謀、托言有遼漢之師、而空國授之於太祖、及陳橋事定、何嘗見遼漢有匹馬隻輪冦邊哉、且太祖之入也、遣親吏楚昭輔入報其母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由此言之、謂太祖先不預謀、殆未可也、後唐明宗爲其麾下將士擁逼、自魏南還、以取莊宗、歐陽永叔於五代史、以反書之陳橋之事、夫豈異是、劉定之

又曰宋祖之有天下自言爲六軍所迫乃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誰欺欺天乎朱全忠恐昭宗生變遂選牙官史太夜扣宮門而椎殺之乃佯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此皆當時故習以爲常者也然其詳可以服萬世之公心已見論於劉文安公矣而其隱約不見於史册者予嘗聞諸宋王鉒尤有二事可證予復表而出之正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能掩乎昔藝祖生西京夾馬營前有陳姓而失其名者聚生徒以設

教宣祖遣藝祖從之藝祖微時疾惡頗甚而陳時或開諭後藝祖仕周世宗功業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而藝祖分兵取滁州爲皇甫暉大敗於清流關訪策羣下皆云鎭州趙學究頗以智術稱於村藝祖扣之從其背山之策而破滁郎史所載餘人非我敵必斬皇甫暉頭者是也後延學究館於汴而與陳俱爲門客陳橋之事乃謂學究曰陳雖不與吾事亦當告而後行且囑以家事夜與學究過陳具道之陳大怒曰不可作族滅之事遲明拂

衣而去、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如此而謂之六軍所迫、吾不信矣、及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出居天清寺、寺乃世宗改名而爲功德院也、藝祖與諸將入内、六宮迎拜、乃見世宗幼子二人、所謂紀王其一、未封、倉卒之際、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掐殿柱、垂首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即命追還、以一賜美、美收之如已子、後改名惟正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在、如此而謂六

軍所迫、尤不信矣、蔣詛○按陳學究郭孫升談圃亦畧言之

又曰按宋史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辛丑、受命禦漢遼、癸卯發汴、日異實昭、是夕匆匆、黃袍竟被、以此觀之、點檢先策、已有成圖、授鉞會際、乘而遂焉、史曰陳橋聚謀、理譬不許、不過北面三讓義耳、愚意此舉、太祖本懷、發於太宗、成於趙普、所以後來違毋之誓者、不過壽兄之盟耳、故紀以四絕、偶讀劉靜修之作曰、太祖無心亦徒說、吾兒有志更誰云、是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家毋素知兒有志、他

人却道帝無心、史官兼載非相悟、後世那知費討尋、右太祖倉卒陳橋事變時、都知不與恐難辭、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右太宗阿母要盟單竟寒、箇中書記獨相干、晉王不肯輕傳弟、欲說陳橋事似難、右杜太后〇岳正首任趙普條

又曰唐宋之取天下、假禪讓之名以掩篡弒之實、其去魏晉宋齊梁陳無幾耳、觀其失之者則曰禪位、其得之者、則曰受禪、果如其言、後世之舜禹一何多耶、唐無庸議矣、宋太祖北面周室、東征西伐、

不爲無功、尊爵豐祿、其報不薄、一旦世宗棄世、恭帝嗣位、當危疑之際、遽萌篡竊之心、黃袍加身、返戈内嚮、拊其背而奪之、顧其假詞于陶穀、而欲比迹于唐虞、嗚呼、不知舜禹之禪讓、果如是耶、穀之禪詔、果何以欺天下後世耶、或謂當是時、五季之亂已極、恭帝幼冲、藩鎮窺覦、太祖不取、亦將有逼而奪之者、安可守匹夫之小諒、而忘撥亂之大計哉、是不然、諸葛亮乘帝禪之闇而取之、則西蜀底定矣、謝安因穆宗之幼而取之、則江東可興矣、然

二子終身北面而不忍取者、以君臣大義不可干也、使太祖追念世宗厚恩、而報之于恭帝、如亮之輔帝禪、如安之輔穆宗、則衰可興、亂可撥、而天下國家可安矣、不此之圖、乃欺孤弱寡、廢主立自、謂其無利天下之心、吾不信也、嗚呼、始也以母老子幼而得之、終也亦以母老子幼而失之、孰謂天道果無知耶、何喬新

又曰、子桱作通鑑續編、答姜羽儀書、言宋祖之篡位、與郭威無異、反覆辯難、因其事以誅其心、深合

春秋之旨羽儀時亦有志于斯及得其書遂焚其稿其立法之公槩可見矣陳頎附記○子桱修史書宋祖自立稱帝之際適大雨霹靂震其書案子桱不變拱而徐言曰老天雖擊斷臣手亦終如此書此事傳之已數頎此條又云聞之前輩言舊編書匡亂奉周主爲鄭王子桱方易奉字爲廢字隱几以盹忽雷震其几云云

又曰或問陳橋之變誰寔尸之曰太祖之志太宗之謀趙普成之也昔者太祖之生有赤光之符客遊漢東有紫雲黑龍之符其陰有帝王之志非一日矣一旦世宗告殂恭帝幼弱中外人心歙合推戴木題點檢作天子寧非驗于此乎于是託言漢

遼師下、收傾國精銳出、次陳橋、反掌之間、成此大事、是豈無人默主于其間、而將士敢爲之與、杜太后初聞變曰、吾兒素有大志、及臨崩曰、汝萬歲後、當傳光義、夫豈無故而輕爲是言哉、太祖即位之後、稱晉王爲太平天子、幸普家、呼普妻爲嫂、又豈無故而輕自降尊哉、享國既久、不立皇儲、太宗蓋默怨之矣、以故一旦得志、不踰年改元、意者宋有天下、我實爲之、而趙普踰盟、蓋默知其故也、嗚呼、宋之啓運若此、孰謂可與漢唐並稱哉、宋論推隱

未盡故著之、盧格

又曰信史新須出石渠老夫莊誦讀躊躇、最當論處陳橋事、爲甚含糊不直書、朶

又曰今法吏求囚情不得、則逮其族屬證佐、謂之服辯、乃施法杜氏之言、已不待讞鞫而自承矣、郎親書供吐實狀、亦何俟深求別證、自

又曰小說中載宋事、有近怪者、學者類少談之、有一二可異、如福王長子、小名佑孫、次曰德孫、蓋茲取立人二字後乃應德佑之號、德孫即昭陵也、周密

癸辛雜議王安石在鍾山、一僧謂曰、子必作相、但勿念舊惡改壞祖宗之法、安石曰、一第未就、子戲乎、僧曰嘗禪定見秦王入寺、知先輩即秦王後身也、張端義貴耳集與前粘罕腹瘢及高宗爲錢鏐後身、孝宗爲太祖之裔、仍享國之半、宋代瀛國公復爲元順帝以亡元、皆若不偶然者、縱謂野人之談無足稱、亦可見天心予奪之報不爽耳、

刺曰趙匡義弒兄篡國、

說曰受命篡弒、馳背氷炭、然而形有似者、僞也、定

眞僞者存乎證、匡義證驗衆矣、審矣、無端起疑、何愚甚乎、斧聲一也、遜避狀二也、好爲之語三也、宋氏號懼乞命四也、殺微二子、五也、不喪宋氏六也崩年改元七也、更名光義八也、殺弟九也、繼恩不召德芳、而召匡義德玄功之十也、有一心迹事立決矣、劉公桓桓暨同心者、莫非確論、程氏丘氏、何意爲之强辨規免、春秋嚴無將之誅、令人逸足徵之賊、且李燾歐陽玄之言爲書、文瑩胡一桂陳桱之言、非書也邪、按陳氏援溫公以辨而謂公不妄語、其言當信固然也、然紀聞之書

凡得之傳聞者、注曰某云、得之目擊者、注曰身見、此正溫公不妄、雖聞而非目擊者、必著所從得、慎之至也、太祖崩事一條、注曰君倚云、乃得之錢公輔、則亦傳聞之一端、安得以一而廢衆、書中他事亦有與當時他書所記不同者、非謂溫公言妄述其實、亦欲覽者審求之、又宋人亦有疑紀聞非溫公書者、此未暇論、

系曰、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夜漏四鼓、晉王光義用柱斧殺兄於大寢、明日、太史氏特簡書曰、宋趙普弒其君匡胤、普辯曰、壬子之夕、普不得入侍禁闈、帝崩、普罔聞知、普曷罪、太史曰、君親無將、將必誅、開光義之將者、若也、曰昭曰美、趙孤不絕也、

太后遺命帝不得受也揚前署書若不得署也春秋大居正若爲宋大臣不以居正相其君而以阿依邪命使光義之斧已在太祖衽席上太祖享國十七年辛耳嗚呼上之弒也非若而誰若不討賊不引決若又非面戴之大臣之從違去就若是國何恃乎若耶吾以春秋法定若爲戎首若雖欲辭得乎普伏罪曰普當戮普當戮以謝先帝九冥下也抱遺子曰里克趙盾甯殖三子方諸商人陳乞宜有間矣而春秋書法一施之所以戒天下之爲

人臣者太史氏之書晉非三子例乎、

又曰慈母愛愛幼雛、趙家光義爲皇儲、龍行虎步狀日異、狗趨鷹附勢日殊、膝下豈無六尺孤、阿昭阿美非呱呱、夜闌鬼靜燈模糊、大雪漏下四鼓餘、百官不執蓋孤筆、孤兒寡嫂夫何呼、於呼床前戳地銀柱斧、禍在韓王金櫃書、楊維禎樂府

又曰太祖太宗之始終見於史者若此、胡一桂謂其不能不起萬世之疑、夫史所謂屬以後事者非傳位乎、太祖果欲傳於其弟、則豈不宜使人聞其

言而何爲雖已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太宗果得傳於兄則亦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爲雖已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德昭等在外固不得聞宋后等必侍疾而亦悉屛之使不得聞太宗之意欲何爲豈非因太祖無傳之之言而遂行奪之之計哉故非但授受之際無一人在傍得聞其言惟其兄弟自知之而殞絕之際亦無一人在傍得見其實惟其兄弟自知之太宗雖家置一喙將何以解萬世之疑而免弑奪之罪哉昔隋文帝之終也旣以其位

與其子廣又以位與其子貞于是廣散遣文帝左右之人而行大事今太祖之終也無乃亦既嘗與其弟又將欲與其子是以致太宗悉屏左右之人而踵楊廣之故智乎史謂但遥見燭影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太祖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俄而殂斯狀也斯聲也可疑也亦可駭也而何其殂落之奄忽也宋后毋子托命之言其悚懾于太宗之餘威又可知也或者謂太祖之於其弟友愛天至稱其龍行虎步異日必爲太平天

子福德非吾所及於其有疾而灼艾也爲之灼以
分痛而何至於晉王之有心以賊其兄哉噫古者
帝王兄弟若漢景帝之于梁孝王武宋文帝之于
彭城王義康其初也亦未嘗不相友愛然其後也
弟有次及之望兄無付託之誠因循積久嫌隙生
焉大利誘引之於前羣小推擁之於後而兄弟遂
不相容矣豈特太宗哉史謂宋后是夕遣王繼恩
召其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曰吾當與家人議
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爲他人有矣時

大雪遂與王于雪中徒步至宮繼恩使王止其直廬曰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王從者德玄曰便當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以此證之亦可見其挾詐乘機之未爲無心未爲無黨内外布置有自來焉豈一日之積哉抑此史之足證者有史所不載而出於小說家者曰金匱粘罕生而腹下有瘢類太祖殂時之狀其後粘罕入汴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疑太祖復生以報冤也此其言誠鄙俚然可以證太宗之事雖野人俗夫尚能言

之以貽後世不可泯沒爾夫君親大倫也弒逆大惡也不可以輕增加於人亦不可以輕末減於人故謹而書之非但以追懲於既往亦所以懼亂賊於方來焉此春秋之意師孔氏者當世守之其可苟哉 劉定之

又曰太宗之改元即位越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旦矣而不肯少待遽改殘年爲元年汲汲乎剷去其兄之年號而以己之年號播乎天下者蚤一日則快一日之志也且號其年也謂之與國言創

業由我也、謂之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所謂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無非欲跨越其兄而已、自昔以崩年改元、爲亂世之事、太宗襲用亂世之事而不避、徒以其兄之未嘗明以大業授已而致已自取、故汲汲削去之、跨越之、然不虞天下後世因此窺見已之戕其兄矣、晉靈公欲殺趙盾、不克、盾懼而出走、盾之宗人趙穿弑靈公、於是盾未出境而還、是盾雖無弑之事、然其心幸靈公之死而已、得返也、許悼公病瘧、飲世子止之藥而死、夫止之進藥、

本爲已疾也、然藥之不善、不足以已疾、而適足以致死、止也不察焉而遽進之、以致悼公之死、則是止雖無弒之心、而有弒之事也、春秋於盾也、原其心而誅之、不以其未爲是事而赦焉、故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皐、於止也、緣其事而誅之、不以其未萌是心而赦焉、故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所以立天下之大閑、以見君父之不可苟也、今太宗之于其兄也、原始要終而見其事、又見其心矣、大惡之歸、夫曷逭焉、并齊孝昭帝演殂、其弟武成帝湛聞

之疑其非實使所親視之果然乃喜馳入嗣位未踰年改元胡致堂曰湛之處心積慮欲其兄之蚤死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吾誰欺欺天乎致堂此言其殆借以謂太宗也或曰太宗於太祖之妻開寶皇后宋氏殯諸佛寺不令諸侯爲之行喪於太祖之子武功郡王德昭使之驚懼自殺是果可以見其無兄之心矣至於不踰年改元恐未足以見其心乎曰春秋之義推顯至隱不有其兄之妻子其跡甚顯人所易知不存其兄之年號其意頗隱

人所難知、正君子之所宜推而知之也、或又曰、德昭之死、誠由太宗矣、若乃與元尹德芳、則是天殁爾、曰是孰知不由太宗哉、予聞之邵伯溫云、南唐主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熈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此二君者、皆旣歸宋而膺官爵、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則皆其始生之日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而暴卒、蓋有以也、久矣哉、太宗之行詐也、于德芳何有哉、煜與俶且忌之、而德芳惡有

不忌哉德昭之死德芳之死與後此廷美之死其死之跡異而其死之因同無非太宗絕傳位之漸以終金匱藏書之事云爾同

又曰太祖之崩史載晉王離席遜避之狀與宋后母子託命之言學者多疑之而不得其說以予考之太祖蓋死於弒也第史臣不敢直書耳夫人之將死必眷眷於妻子此上智所不免也豈有大漸之夕而宋后不侍側德昭德芳不問安蓋必有屏之而不得見者矣此可知其弒者一也富室子將

死、以千金之產遺其弟、亦將感悼不已、事嫂如母、撫姪如子、豈有受天下於其兄、而其嫂殯於外舍、其姪不得其死、是何報兄之薄耶、此可知其弑者二也、太祖果挈天下以傳其弟、吾知其爲弟必哀戚滿容、不忍遽承、今也、不踰年改元、惟恐閉寶之號尚接耳目、革命之際、不是過矣、此可知其弑者三也、傳天下、大事也、非不可使人聞者也、必將召集羣臣、道揚末命、使臣民共知之、今也將相大臣不得聞、宦官宮妾、不獲近侍、果何爲乎、此可知其

弒者四也況以大位傳諸弟則其嫂亦將有德色於其叔矣何至愕然驚呼欲托以命此可知其弒者五也以此五者推之太宗欲逭弒君之罪其可得耶或曰近時文淵劉文介公儼策貢士舉此事爲問當時對者謂太祖太宗友愛素著必無他故文介置之上第今予謂太祖死於弒則文介之見非歟曰文介當景泰之末危疑之際其言蓋有諷焉是豈萬世之定論哉　何喬新

又曰太宗用心之險也夫天子之子曰皇子諸侯

之子曰王子，其名號品秩，截然而不可易，未有以其異日當爲天子，而預稱其子爲皇子，女爲皇女者也。太宗即位之初，命秦王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歿，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遂貶廷美涪陵，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此舉特以愚弄其弟而已。意者太祖之崩，宗室王公必有竊議者，太宗恐其因廷美以舉事也，因以此非常不正之號而慰其心，益使廷美知有次及之勢，

而不動、然後徐爲之計耳、彼廷美愚人也、以爲吾子爲皇子矣、吾女爲皇女矣、吾爲天子、亦何疑哉、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歿、乃覺其兄之意而不自安、於是劉禹錫上變、趙普進謀、王溥等四十七人集議、而涪陵之命下矣、險矣哉太宗之用心也、秦王在其術中而不悟、卒之憂悸而死、可哀也已、同

又曰開寶皇后、敵體先朝、母儀四海、是天下臣民之母也、太宗當開寶之際、蓋嘗北面朝之、以今日

言之、則嫂也、以向日言之、猶母也、典禮儀章以送其終者、豈可一毫之不盡哉、今也后之梓宮、不實於內殿、而實於外舍、不敢於殯闔、而敢於佛廬、不使羣臣成服、而怒侍臣之直言、貶王禹偁知滁州大宗之於后、何其薄哉、予考太宗即位以來誥告多方、戒飭諸臣、無一語及太祖者、賜酺之詔曰、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葢謂一統之業自我肇之、太祖無與焉、觀燈之詔羣臣曰、朕躬覽庶政、致此繁盛、葢謂太平之治、自我致之、太祖無與焉、且太宗之天下、

誰之天下與太宗之位誰之位與有太祖之天下踐太祖之天位且邈然無一語以及之則於后何有哉論者猶謂太祖不以弑崩夫亦過厚之論歟

同

又曰昭憲后命太祖傳弟蓋嘗求其故矣陳橋之變匡義與有力焉兄終弟及彼有心於神器久矣詎肯安於晉王而已哉母子之間必有密謀意者昭憲溺愛幼子亦如婁獨孤二后欲立常山晉王歟當是時太祖尚無恙也百歲後德昭德芳之壯

與否、未可知也、昭憲雖賢智、豈能逆知身後之事哉、柰何以柴氏幼兒失天下而脅太祖也、然則昭憲之命、葢出於太宗之謀歟、太祖涖而受教、特黽勉從之耳、非其情也、故終身不立德昭爲太子、亦不立匡義爲太弟、寢疾之夕、召入寢殿、葢將二三德焉、此所以啓宮人盡屛、俄而上崩之禍歟、同演曰宋舊史以新史成、不行於世、新書未刻、時學子亦罕見人間節本諸删、獨見衡義二主謚美之言爾、迨劉公昉摘而論之、其於二主、可謂篤論識

卓義嚴、超然拔類、學者翕然信之、論亦定已、及程丘二氏、忽有考論竭心力為之、以反劉說、然而世有公是公非、寧不定於一耶、夫論事者識、識有闇明、斷義者心、心有是非、心識同得於天而異於己、明闇殊、故取舍異、是非一而已矣、天不以人移、人亦不能移、亦自不移、是非不移者心、不移心不移者天、不移、是非所歸、豈人口牙能遷流乎、故要之匡義既不以弒奪、怡然授受於衎也、何故絕無毫髮感荷、復以何事反讎、而有殺姪殯嫂諸事、此在

董駁女狄能灼於衷亦何俟斧聲好作諸疑辯若程丘之云哉不然則徇事事厚弟義事事薄兄於人情當作何理推驗二主於今學者無與何厚何薄誰毀誰譽天理是非不能強移也法家遇事暇眎不得以迹求者猶能原情定罪以傅於法法當則囚服囚非強服服於巳心吏非強服之法用心立事佚於法不以心治之當何定乎於是爲吏若君任不治而巳乎用心斷法天人之道也春秋誅意推見至隱必緣事以求意意此事彼必據意以

賞刑意之所在加之誅絕而不得辭是誠孔氏家
法如程丘之說以劉億逆影響則必伺事迹大備
史人書記繁縟而後定之耶如是又豈待於爾耶
文不具則遂任不治耶春秋有親尊二諱宋人用
之歐陽玄等闒劣不能燭而定之如是則何貴於
學士何藉于六經文不具任不治猶河陽王果以
巡遊許止弒買信同商臣乎杪周諸侯之迹各在
其史春秋何事而作夫子不亦贅乎學士師孔子
用春秋以經世曾不若一明法胥異哉二氏之言

也、二氏必欲強故出大愬於論定誠何意與二氏以經史之學自任、將矯異以爲高而弗顧天理之正、人心之公、亦何等爲心乎、

又曰史稱匡義大有爲如許、程丘共之、及論改元便謂姑襲一時常制、何立語不自點檢揆審、世所謂護短耳

又曰匡胤稱弟語、與灼艾等事、恐亦史家過飾欲益而彰之類爾、不然、匡胤無傳弟心、作僞以欺、毋與弟義得其情、而遂事乎此舉、與杜氏無稽之命、姦

普反覆之機皆可參得大率逆取之際兄弟既同其謀自有如許僞態紛攘也

祝子罪知録卷三

吳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今世予奪古人多誤

說曰善惡分塗則裒樋貴別重輕殊貫則升沉尚審奈何中鏡弗拭他聲逐鳴遂至舍顏就蹠毀施譽鹽若夫衡石失量尋尺錯度其猶可已乃亦蘭猶倒目玄皓反呼謂之何哉然而假我茲辰踞其

昔地、返聆回覗索之玄扃、未嘗不昭然發矇、得其所處、鑄鼎靜列、鈞石誠懸、神工灼而形彰、法象用而力審、物貌無遁、皇衷乃安、斯則知人之悊矩、亦勸懲之弘術乎、且寰區悠闊、品務毛攢、何勝檢尋、姑引千一、部判左右、繪次丹青、若事在兩疑、行非一致、消息抱注、貫而齊之、其諸周詳、故有別製、都凡既顯、彼可例求焉爾、

伯夷叔齊聖也

說曰德與望旦、殊形而一地、正名扶極、奠天地、遏

亂賊功亦與弔民致太平者甲乙然無佐逆假撮之咎故此爲聖而望旦不可也

系曰周之興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

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其於富貴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莊子

又曰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盤曲云云忽吾覩兮

二老時采薇以從容乃訊其所求問其所修何務何樂而竝茲遊二老答曰吾殷之遺民者也厥胤孤竹作藩北渭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西伯昌之善政育年命於黃耇遂相携而隨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子忽覲其不祥乃興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閉口而不食竝卒命乎山冢 杜篤首陽山賦

又曰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

風凌俗爰感懦夫　陶潛

又曰當武王仗鉞二公推忠臣之誠明死君之節伏車而諫慷慨瀝血武既爲王二公以立志貞也檢身操也以臣伐君不可訓也相於國莫非其土異於事不食其粟乃西上首陽之山歌采薇而死葢天下義感之始也及孔子生東周之季演中興法游夏之徒皆誨納於教未嘗叙仁人烈士不免於二公者焉謂不辱其身不降其志矣固君臣之分以愛其節繼之者忠矣仗之者義矣施之者誠

矣用之者確矣昭矣至矣矣韙矣允矣上古無以加
百代爲之憲梁卿升
又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
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者明也一家非之力
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州一國非之力行而不
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
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
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
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

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凡一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凡一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而自是如此夫聖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叔齊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韓愈

又曰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氷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人乎、旣得其

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
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
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
平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餓乎、若
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
應、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戊申休

又曰、列位於朝、無言於君、曰輔歟、抗節於野、有言
於君、非輔歟、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朝其庭乎、暮
其沼乎、武王、聖人也、周公、聖人也、召公、賢人也、天

下三分以其二分以火殷辛且致夷齊之扣馬諫使盡天下之三分姑至殷辛之自火然若泰伯之君吳則百穀合頴於舜耕九鼎同波乎禹珪仲尼之又盡善也寧獨鄙乎旣而與諸則周之道首陽之餓乃諫死 黃滔夷齊輔周

又曰夷齊雙骨已成塵獨有清風日月新餓死溝中人不識可憐今古幾何人 司馬光

又曰遜國同來訪聖謨遍觀爭國誓師徒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大義克身安是餓淸

覔有所未應無始終天地亡前後名骨雖雙此行孤、石延年

又曰仲尼聖人也於君臣之分有難言者其在聞韶則曰盡美矣謂武則曰未盡善也於書叙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泰誓曰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其稱二賢曰求仁而得仁又曰民到於今稱之則是二賢之於名教有大功也之於君臣有大義也微二賢之節微二賢之稱其如後世乎、邵必

又曰避紂窮居北海濱歸來端爲有仁人武王不

聽車前諫餓死西山志未伸王十朋

又曰史談作伯夷傳難其善人而餓死擬諸顏跖之壽夭疑天理報施之非予謂武王以臣伐君二子爲萬世扶持名義故不食周粟而甘心餓死與囘之天不同故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俞文豹

又曰黃曾直謂二子諫伐好事者爲之說耳夫義抗白刄耻事周粟謂事不經見臧哀伯何獨見稱武王克商義士猶或非之不然二賢自海濱善養來歸苟周命維新明德崇義之世不知俯仰何所

愧怍、困踣於茲山之下乎、王惲

又曰從經懿操狎孤兒世事尤非扣馬時、若道後人眞可誑、空山焉有二賢祠、楊奐

又曰絕粒當年耻事周、死於仁義更何求、首陽山下兩丘土、能使磻溪釣石羞、羅才卿

又曰二賢遜國之事輕、而扣馬之志重、去周之事小、而耻其言不用之志大、微二賢何以爲後之人臣者之戒也、其有功於天下萬世、孰謂其不在於斯矣、嗚呼孔子稱周之至德、曰泰伯文王也、若二

賢、不亦泰伯文王之心者與、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求仁而得仁、此之謂也、又何怨、張孟兼

又曰八百年周忠厚世、首陽誰表墓前碑、謝塈

武庚、孝也、

說曰不遺父讎、

管鮮蔡度、公也、

說曰從殷義士以復俶私恩、弗縻大義、求

管夷吾功罪不相掩也、

說曰行已爲智、治國爲仁、不死之愆、瑜瑕一玉、

演曰事力自懸德功亦別謚智允矣稱仁一道不得爲標

系曰蘇洵軾轍程顥朱熹元結諸言亦無必爾李德裕庶近之孟軻則過矣亦姝孔之一也大率仲人也如斯而已耳無事深求之

莊周總萬而一者也

說曰百氏之傑宣尼之輔可謂亞孔一人焉

演曰康懷逝而鴻厖靡三五作而聲明振波流遂委忠質與尚豎於蒼靈彩昧五紐散落道體隱沒

典章煇蕪、俗乃猥亂、言亦芬擾、不有孔父、大道斷絕、人經滅矣、是以先師遐尋廣覽、總彙萬塗、崇執正典、獵涉芻談、翦截而綴維之、截之以袪害、維之以樹教、終古馮從、遂完斯世、本仁祖義、執禮和性、持綱建紀、正名誅亂、粲然方策、有舉即行、若夫大道本元、冲玄眇密、或少及而不盡、平生對問弟子君臣朋友、隨事發述、門人集論其語、不越乎仁義禮樂、與六經之旨契合、皆道之具耳、以爲上智不能衆、下愚不可移、滔滔萬古、中人特繁、修道爲教、

是準是列彼其本體淵淵其淵莫究詁言不大聲色幽樞闇敔芒緒可紬上知相逢不言而信故其語曰吾無隱欲無言日用而不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所謂上焉不得聞焉非道之元也耶已而殷楹尋奠岐鳥不鳴皇典空懸代勢逾隤王澤枯凋民風澆扇道之所存英華隕而枝葉槁醇醪竭而相滓留亡幾何時千子坌涌驟雲蒸霧穰穰紛紛蒐裂汩悖倍繆

盍亂子休抱絕智之姿、秉撥代之鑒燭皇初之根
緼洞萬有之末塵、衡睨九域上、玩百王、噫嘻汰哉
良不滿足其一𠜱然爲質過狂、亦不及猶既不能
爲夫子之修道、亦不能忘情於痌時救過、返本沉
襟耿耿、庸詎弗知夫道元希夷、不可復見、而不能
不言、言彼必妨此、故須至於非唐虞、詆洙泗、庸詎
知夫世衕雕琢不返、鴻濛、而不能不用、用極必大
僞、故須激於燒符璽、破衡斗、情非訕儒、亦豈尊孔
丘也、孔子之言、果以道爲完於教者已乎、是喪其

本矣、以所不言非用世之教、言用世之教者非道乎、則二矣、以欲無言者、民不知者、不可使知者、不可語者、不可得聞者、止使今後知者、勿述巳乎、是贅之矣、然而獨何爲而徒言乎斯也與、獨何爲而不言乎彼也與、嗚呼、道裂矣、語其初則奚救、救裂之不給、而釋救以從冥乎、莊知之矣、然而龜変之道方成、師教終世無復渝徙、坑之弗加、遏之無止、莊亦知之、道本自一、何事異同、然而孔布其末、弗盡其初、示其數、弗盡其故、不盡也者、是莊之所惻

也人生而未世胚孕時以氣生血氣亦生而未穀以穀生生而育以藥生刺灼湯液草石類人生而育而弗能穀也一乎藥藥亦生也穀亦生也穀亦生也育弗藥予之穀穀其死矣夫孔子之臨育也以刺灼湯液生之庸詎謂穀穀不生人也乎莊也庸詎弗知乎穀穀不生育也乎嘅乎惻乎人以一藥而弗覿乎穀穀之爲本也藥之爲權也而庸詎知夫三皇往而斯世其長痗也夫孔不言氣若穀穀時後也言而無庸也以時後不言而不言且絕絕而久都亡

之矣、而不日用不知、不可使知、不可得聞、爲不若是引其緒、示其囊括、則爲二之也、爲喪之也、爲瞽之也已。故恒言者末不言者本、莊知之矣、惻之矣、而謂其不言且絕言、引而不繹、示而不解、亦昧而終亡、故特言之而饒言之、饒言之、乃與孔若背、莊庸詎知夫禮樂度數政令刑戮之爲藥也、夫吾安得世口盡穀穀、穀穀不已、告穀穀生、本也、惡乎得不言、言與孔竝建、世其無終昧、無終亡矣、此莊生之本趣也、夫告之時乎藥、有絕穀穀矣、令生安而

不害也、而唯穀穀、則覩藥也何物也、何庸也何有
也、故莊語穀穀、則惡得不痛訴藥歟、語莫極、則惡
得不痛訴絕禮樂政事物度斗衡符璽之間乎哉、
故孔莊、一道也、老列等書然故言之貌也、孔必違莊、莊
必掊孔、孔必異莊、莊必異孔、言之心也、孔必協莊、
莊必出孔、孔必一莊、莊必一孔、凡今之語莊也、庸
詎知乎此也、夫孔莊既往、爲之者師孔、或置莊右、
莊且惑孔、典午諸子、性識超峻、其遇莊也、若磁鐵、
若鱗水、若翼以風、然而弗知夫其本趣焉也、偏得

乎其高玄妙勝世者、壹是泪夷其中、無復覓彙焉以知夫必藥以救世、穀穀以保生、一以泪夷者安而徧用之、用以放身、用以爲君臣、用以攝民禦寇戎施張乖荒、躓踣蕩漂哉、巳殞邦、爲稱自孔者擯笑、悲夫、今爲崇莊斥莊、皆不知而爲之者、嗚呼、知莊也奈何、夫子吾黨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適稱莊之謂矣、是莊之謚誄也、夫莊後孔不遇裁、不後而資超、將受裁否與、夫求不裁、其仲鞅乎、柴不裁其尾生乎、由不裁、其吳白二起乎、師弖不裁其

儀秦乎憲滅明不裁其黔牟之飼夫乎回不裁亦冠七十、其裁也能擇而服膺、而佚於三月之餘也、甚矣孔之善裁、莊遇受裁、不裁不之知、然而賜不裁也將莊下、莊裁將賜而上也與、嚱莊今失裁亦未之或知也、然而假令遂亡其言、老列等同且焉從識本末之大統、爍今古之變遷、悟孔莊之不二、而懲晉士之參差者哉、

系曰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人而後可

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也、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

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於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一彼我齊利害、而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

於是又[illegible]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王安石

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事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莊子用其心亦

工於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以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 同

又曰莊子善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其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

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蘇軾

陳湯甘延壽、其武不失忠也、

說曰虜公絕代、皇我漢武、利社乃專、軍中不受、迹矯志順、智哲材諝、不隨有獲、有孚在道、展矣至忠、明功何咎、

系曰更生之議允矣、衡顯非也、胡寅謂矯無小大、政以功量酌而見、何謂無之、

又曰奮不顧身、決計出之、可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懸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

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使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一陳湯耳、匈奴五分其國、而未嘗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僥倖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既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

一人數十年莫繼也、惟為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繼賞、故沮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湯、乃侯五單于皆至、是侯者五人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之憂哉、張耒

楊雄、用懦以全忠也、

說曰、或云大姦如忠、擬姦諡雄、雄誠頴夫將師甯公、不善用愚、不姦不忠、沿履泝心、不忠自愚、愚自懦懦自失榮、

系曰、評雄甚衆、時乎時奪、皆求之過、大畧諸人過

於賞、朱氏過於罰、罰亦未足蔽其罪也、稍系近者、
又曰雄仕漢、遇莽新室之亂、既不能去、又懼禍、乃
爲斯文以媚取容、嗚呼、君子仕以行道、道不行則
行其節、莽之不臣、雄宜以君臣之義匡救之、以行
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投簪以明其節、詎有苟
祿偷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諗其篡
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或曰古
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不可正、故矯爲其
辭、姑務脫禍、亦權也、曰不然、聖人之權、不失其道、

未見捨其道而從權、仲尼仕魯、以桓子荒齊樂、知不可正、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也、

陳黯

又曰雄非君子也、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此雄之罪也、夫謂荻爲麥、大愚也、謂鹿爲馬、大姦也、雄以其書僭經、如兒曹之效老成賓主、長者見之、特一笑耳、唯符命之作、非大姦則大愚、清淨寂滅者爲之乎、 鄭厚

嚴光姦鄙也、時苗羊續姦貪也、

說曰婣位之謂鄙樂賄之謂貪貪反廉鄙反隱三子方以廉隱著而反稱之可耶嗟乎非婣位婣名耳非樂賄樂名爾凡婣與樂皆其中誠利之者利之者愛戀仰慕求必得以遂所懷或利名或利貴或利富或利逸欲或利驕慢或利道德或利事功利之物殊利心一也利必欲得無所不至趨於姦矣如使非利而爲之則弗得而已矣吾中無損也必得之姦乃作焉無所不至矣今光苗續志廉志隱非利聲哉夫君爲䘮羊君爲橫足君爲斥相府

曷爲置犢、必宣言曷爲不投魚於淵、彼哉惟恐物色之不獲也、傲態不訝也、饋者百姓弗知也、極可爲爲之、其謀果用是遂、而聲由此起、亦烏知明者已隨闞其其奸也乎、或以其詐之善、猶愈詐惡盡勿求備、以少示勸、噫、凡善爲可以合道慊志、益人道焉耳、今操三子心以行、已大於此者將爲之、能必至壞皇衷、賊天性、禍邦家、不可以不嚴辨、

系曰余幼見方公希直、論光大畧、謂其過激、加足之事、朋友且不可、況君乎、如范記謂微光武不能

遂其高、可矣、謂微光不能成光武之大、不然也、令檢集本不同、豈刻者易之歟、如苗之被誚則已多、元世祖謂、不知其在任娶妻妾生子、亦肯留下否乃可發笑、而理極當、

謝安大雅哉、君子人也、

說曰弘毅靖定、固然、

系曰或謂舉姪奇勳、是其僥倖、終奕折齒、爲其矯情、皆穉兒騃語爾、

演曰艮止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安石以之、

玄逸才也、

演曰本自具辦、孰爲俾致、假力朱序、故是童言、

鄧攸子而不孝、父而不慈、人之獸也、

說曰留姪豈必全兄、捐兒已絕父母、古之姦民、先王必誅、子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攸後内妾得甥因竟不娶絕嗣、

演曰凡手刃血屬要其君者、必以爲身利、如樂羊吳起、利功與貴、豎刁利寵榮、彼本甘爲小人愚不肖也、何誅乎、攸利在名、與姦等爾、人果稱之、則攸

得其名、集其姦、而實則爲小人不肖矣、天之蠹、君子之賊、可不誅乎、

王珪、魏徵、不忠也、系曰、不死建成之難、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程子

又曰、有謂二人王朝所命、不得私死所事、或援管仲相校、皆不當理、又謂三人所奉、有兄弟之殊、處之可有死否之異、愈不協義、今悉不陳、自語

徐敬業、忠矣孝矣、駱賓王忠、魏元忠不忠、

說曰討賊復國唐之忠也勣黨武而業討之蓋前人之愆忠孝皆也爲忠孝者亡料成敗春秋大居正論敬業者何用他隷張唐英之論是矣槃近於此不更系之

系曰黲紫帳中妖牝啼廬陵下殿黃臺西二三義士謀大舉揚州都督開三府勝兵一聚十萬餘山東豪傑爭相呼金華駱生哀六尺檄文一紙春秋筆帳前天授韜畧師韜畧不用將何爲空令玉鈐誇賊選魏郎劉郎雙桀犬 楊維禎樂府

李白百俊千英、爲夫之望、又唐廷簫鳳
說曰誚訐眞勇、氣蓋天下、沈光蘇軾二豪之談、儁永矣、璘逼脅、徽按已昭、何復牽累小夫沾沾駁矚乎、首鼠伸縮、高其學、兆定其人、睹其狂、無燭其道、悲夫、荆工蒦鏡于和寶檜化鷃、長庚何有於爾曹也、子雲復作、豈患捐玄、故稍建芳標、亦纍銖霏雪、宮商之贊、列在本條、
系曰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者、業術匡救、天必付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

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輂其正者、豈憑酒而作、憑酒而作、彊非眞勇、太白既以謫詰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躓、故狎弄杯觴耳、築其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咏、使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强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如骨鯁忠直、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光

又曰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士安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

有大言無實、虛名不適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爭事之、太白使脫靴殿上、固以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可使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曰、開濟明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疇列如艸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從永王璘、當由迫脅、太白識郭子儀、而不知璘乎、

蘇軾

又曰太白之事始而隱以俟命也中而仕以求用也終而退以全身也其文頌而諷以救時也僻而奥以矯俗也清而麗以見才也　王禹偁

又曰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史言力士激貴妃爲所沮今集中有雪讒詩大率載婦人婬亂敗國其畧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婬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

又云妲己滅紂褒姒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旁秦

皇太后壽亦婬荒蝃蝀在東遂掩太陽萬乘尚羸
匹夫何傷詞殫理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文是
殛味此詩豈非貴妃與祿山淫亂而自曾發其姦
乎不然則飛燕昭陽之句何足深怨　洪邁
又曰唐治既極氣鬱兆舒乃生人豪上天之奇矯
矯李公雄蓋一世麟遊龍驟不可控制粃糠萬物
甕盎乾坤狂呼怒吼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
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涌璣翰墨
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閟

乎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兕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於公 方孝孺贊

演曰太白志操行事論者固多予以詳録集中自言及者左驗亦已甚著要之才識既高拔時世為赤誠激然至謂如或妄談昊天是殛其忠憤激烈摺骨湧飛血什伯於甫氣益且未論也且必言于君邪妃寵極盛難犯之際禍萌未作之時智勇二

端、適非衆及、而甫特述於亂成之後、其心與識、相
去亦遠、學子見杜喋喋時事、便以爲李忠義亞之、
世所謂眼前三尺光也、靑蓮情見乎辭者、難以盡
録、畧舉其目最明白者、劉夜郎書懷贈江夏韋太
守良宰一篇及雪讒詩、外可參決者、如詩懷示息
秀才、書情贈蔡舍人雄、上崔相百丱章、上魏郎中
萬憤詞、贈張相鎬寓言二首、內周公負扆之篇、永
王東巡歌、贈王判官等、可相覆參他篇傷今援古、
槩言立世樹聲之詞、類見胸懷本趣、又未暇究抑

公之言志寥寥聊存其亦欲千載之彥口而心之矣乎今拈起之頗近桐爨

又曰王安石謂李詩十句九句說婦人酒此兒童之見安石雖謬不至此恐非其語不求其所以說婦人酒者太白豈無故耶不然太白直一酒色兒曹耶此正是宋人捨李取杜一種癡見亦不足計

李德裕爲賢相爲正人爲豪傑

說曰藻第材物勢互異同或毀或譽必歸於一獨贊皇襍然不齊以吾鑒之亦焉用惑是爲繫稱焉

大歸三品、無醜者矣、夫其良趾時科傑之更傑、千載一儁、至乎心履操蹈勳猷機畧風烈崖迅事必軼羣、惟黨也者其過矣乎悲夫從親致孝賢者過之亦可憾也、亦可弔也、夫子曰、我未見剛者夫剛也者與、剛生褊矣、凡羔其剛矣、失失褊也、

系曰、德裕制變御事之方。裴度有愧。然度務中和。德裕矜才快意。故多悔。蘇轍

又曰、度與德裕皆賢相。度以功名終。德裕斥死。度不爲黨。德裕爲黨故也。范祖禹

又曰德裕傑才大功、以不能忘怨而及禍耳、孫甫

又曰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度。錯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爲崇之權譎任數。使武宗之才。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致。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怨恨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葉可蘊

韓偓、歲寒之松栢、社稷臣也、

說曰凝霜返日、版蕩誠臣、悲夫、士也醉其才華、遂至忘其忠憤、

楊凝式孝哉與忠偕行、

說曰秉彝懿德、貞心剛操、顛風折楠梓、幹撥條葉紛、幹蠱之子克矣、而未及不事王侯、子曰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

系曰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閑居、故時目以風子、然言足厲俗、智足全生、正諫以直、吏隱如愚、豈特甯武子東方朔之流乎、世知笑其佯狂、賞其墨妙、而不言其風烈挺挺、黃詔

又系曰偓事昭宗艱難中、謀議明正、力辭相位、眷

眷於君、卒忤全忠貶去、而昭宗亦弒矣、君子悲之、

孔子稱志士仁人者、僅有焉、陸粲

演曰有人心者、爲君拜韓、爲父哭楊、

李筠劉鈞忠孝完矣、惜重進之闇然、

演曰姜漸序陳桱通鑑續編、言桱書重進謀反、以明君臣之分、蓋以旣受宋官、且欲朝汴故爾、子桱以責備太過、然將未滅之無由也、其拘陳思誨志或未可知、蓋可哀焉、史謂以移鎮異志、弁入朝之事、恐皆宋人飾語、

种放鄙夫

說曰患得患失、的是斯人、矜傲很愎、浮躁貪汚、淫侈暴横、怙勢肆凶、所謂無廉耻者、異哉窮奇檮杌饕餮、穽鍾匹夫、

系曰眞宗召放拜官、待以殊禮、名動四海、後歸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言放實空疎、才識無以踰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顯擢、臣恐天下竊笑長澆僞之風、且昔召魏野、野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抉其陰事數條上、雖不問、而待之寖

衮（司馬光）

又曰放責數嗣宗嗣宗怒手批其頰放乘驛訴之詔放徙居避之嗣宗去郡有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室空嗣宗喜謂子孫吾死刻置墓旁甚爲榮也（呂希哲○宋咸王闢之、王明清大畧同）

又曰放還山眞宗命宴餞羣臣賦詩贈行杜鎬獨跪上前誦北山移文一座盡傾上尤善之（王琪）

又曰初放毋好道家言放何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所難益高之屢薦不出張齊賢又薦

乃召拜大司諫賜名第什器四遷至工部侍郎卒
放屢還山上輒爲詩置酒餞之昔堯起舜於畎畝
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於巖野而位冢宰授受
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勲竟立豈藉虛名而誕
後世哉竊覩眞宗特禮种放近世天子未聞也而
放之行乃叛其初學以棄人倫爲難有君而無臣
惜哉放既正己不足則其用舍行止之節昌議焉

王回

又曰放既隱操不終雖眷禮優渥然常憂畏其後

卒遭竄斥之辱可爲輕出者之戒陸游

又曰今以山林高士致名而以恩寵踰節傲於他人何以見其高哉所謂高者正在不榮遇不醜窮也一旦寵遇而滑撓其心則其爲怨也淺矣王逵

張浚愚而好自用也

說曰浚志端名正忠盛才小識闇空疎脫漏乖張錯繆鹵莽偏忍褊愎佻躁自用皆其爲人之實也美惡雜焉以其美者可言而又加以時君之寵任爵位之極貴挾以道學之嘉名故舉世誦其忠贊

其賢之一切匿置其惡而不爲之權衡至于後代亦尚紛紜亦可怪哉當時顯者稱之趨其勢畏其權也隱者稱之附其名也後人何爲者哉今試取其美惡而譬校之爲孰多耶重耶孰寡耶輕耶昭昭乎智不勝其愚賢不勝其不肖功不勝其過公不勝其私如此當定其人何如者耶成敗又未計也夫由其爲賢之在乎忠也故雖壞事誤國徒忠無益而猶有似乎賢者之過而竟爲賢不知其過而入于不肖也亦由其賢之在乎忠也故雖壞事誤

國徒忠無益而猶有似乎愚者之不及而無傷于賢不知其不及而亦入于不肖也是則要之總其一人之身賢愚不肖者雜焉而爲愚不肖者多人特以前之疑似不能决也于是遂至獨存其賢而恕其愚置其不肖亦可嗟也至其所最害者自用一端有疚之本與其譸張道學籠絡浮虛馳空名貽實害而粉藻傳述以誤來世則公非不得移將消息一言以蔽之固無若夫子所謂愚而好自用者矣

系曰浚殺曲端士庶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史

又曰趙鼎言臣與浚如兄弟今以閒而異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鼎奏辯復不悅帝多從浚鼎遂罷去 同

又曰浚受委命之重而三將三敗者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闇而不能知人故耳 同

又曰逆亮就戮之初諸將不能渡淮而發一矢葛虜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浚乃欲長驅以定中

原進退緩急皆兩失之吳儆

又曰浚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栻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議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日盡覆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不過落職居福州而已酈瓊之叛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疏其罪幷逐言者及符離之敗國家

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爲勝行

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軍國大政莫如符離之役

而實錄時政記竝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周密述何氏備史

又曰孝宗獨付浚以恢復之任。浚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浚素輕銳。時皆以必敗待之。特不敢言耳。及朝廷患之。以唐文若參其軍。周必大使戒浚勿輕舉。浚極憾之。卒以輕舉敗。同劉氏

又曰近世修史本之實錄時政記、參之諸家傳

記野史及銘誌行狀之類野史固難盡信若誌狀則全是本家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辭尤不可信如浚列傳所書刺客與蠟書二事乃附會韓琦岳飛事爾與其他軍潰酣睡等說皆淺近易見乃畧不量其是非登之信史欲傳萬代可乎同澗上開談

又曰史謂時論以浚之忠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沮之所以不及亮也陳樫

又曰去年殺趙哲、今年殺曲端、王家小兒造赤九、鳳翔仇家炙人肝、張宣撫西開都涇殺健將心何如、西人望端如望歲、豈比馬謖誅當誅、詐旗可以走婁宿、鐵象不能逃的盧、于乎、象兮象兮、吾與汝同死、象兮象兮吾逝矣、楊維禎樂府

又曰浚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淺、丘濬

又曰揭徯斯以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于浚、蓋本于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之故、或者不以爲非、同

又曰按何彥澄家藏朱文公墨蹟云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事當時只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他書所記多或未同常以爲恨楊文貞亦爲之跋觀此帖則史載浚事豈皆實哉蓋史據實録實録據文公行狀浚之子爲世大儒此世人所以多爲之諱也同

又曰宗澤張浚皆稱中興功臣澤之事識者比之孔明誠無愧矣浚之勳義忠烈著于史傳者亦彬彬可稱然知人不明見事疎畧功所在過亦隨之

又以私憾殺曲端、忌岳飛、擠李綱、詆趙鼎、則公爾忘私之心、不及浚矣、今浚得從功臣廟祀、而澤不與焉、何哉、盧格

演曰四朝史言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或曰、方當大軍悉潰如是、安在其爲心法、予謂戰者子之所愼、又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殺傷奔逆浩穰滿目、失律否臧如此、而云酣睡不愼不律不謀不臧、何其道學之獨異于孔子

許衡吳澄、忠之蠹也、趙孟頫、孝之螟也、

說曰裔夷之良佐、諸夏之叛民、王室之不才子也

行學文藝何有焉、

系曰元以虜主中華、士生其時、不立其朝可也、當世所謂儒者、食其祿、居其官、施施然與豺狼共處、犬羊同食、如姚樞竇默等、不足深責、若衡澄二儒、能不惜哉、或曰、文中子云、社稷有奉、生民有主、吾君也、元居漢唐宋之土、撫漢唐宋之民、承漢唐宋之統、君子出用、少行其道亦可也、曰不然、自古夷狄據中土、若劉石符姚慕容拓跋宇文、雖不能大

變其俗、所以經國理民、亦兼用漢法、故綱常典禮未至蕩絕也、元一循舊俗、所尊崇者帝師、所篤信者佛法、惡知所謂道哉、道莫大於彝倫、彼則子蒸父妾、弟收兄妻、臣逼君母、恬然無怪、況於典章輿服之具乎、儒者欲行其道、亦惡得而行也、顧不免棄玄端章甫、而循椎髻左袵、不幾于枉尋直尺歟、昔崔游不仕劉淵、辛謐不仕劉石、君子深取焉、嗚呼、孰謂大儒者潔身全節、反不若游謐哉、何喬新又陸容大畧同

又曰士君子所以異於流俗者、知義而已、士不知義、雖有他美、不足取也、宋主華夷三百年、蒙古竊兗以滅其國、俘其君、使藝祖仁宗、不祀忽諸、當時忠臣烈士、毀家沉族、而不忍爲夷虜之臣、激於義故也、況爲之宗室者、當何如哉、孟頫天潢之裔也、舍生取義、非肯死敵、以與孟錦與檡同遊于地下可也、不然、棲遁巖谷、力辭徵聘、以全其義、可、顧不知忘親事仇之爲非、不以下喬入幽之爲恥、北面仇虜、拜跪匍匐于其庭、珠帽貂裘、日與羣酋相追

逐使人指而望之曰此故宋王孫也而孟頫曾不耻焉豈復知有義哉嗚呼宗社為墟帝后為虜誰寔為之尚忍為之臣乎天祥枋得之徒彼皆庶姓也為誰而死而宗子偭可食其祿乎孟頫之罪于是大矣雖詞翰之工學問之博亦何足稱哉

又曰域中之后域中之臣事之也環海之裔非我類者自相區團從而蜂蟻去而獍梟吾何討之哉今也脫彼巢穴突吾明堂自號曰君誰之君哉弗克殄之又從而臣之非顛人也哉或曰古者或以

王人仕列國矣曰狄非諸侯也或仕隣域矣曰夏夷非楚晉也不然則夏悉夷矣曰今可知也烝妣嫂室后妃齊車服果不夷也哉嚼其穀者祇爲之筦庫廪刑狗鼠斯啻大五伯而已耳雖有黼黻塗犬羊之鄰吾不知其惡乎存華力也夫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以夷君而夏臣謂之諸夏之有君乎謂之夷狄之有君乎衡澄之學集賴之文秉忠天挺樞黙盤燧之徒之勲守敬之術曰才能者可矣曰名臣吾不知也

自昔作元臣論畧

又曰惜其才者謂箕子陳範于華姓也夫胥餘抱道非賢誰畀不畀周則茲道萬世絕也孟頫非茲道已惜其世者謂三恪之類也夫虞賓在位三後守祧讓德王庭南面封國各有尊也孟頫臣伏而已孟頫才藝多爲吾儕師不可爲君臣之義爾自背作孟頫論

又曰子昂覲元元主命作詩嘲留夢炎夢炎銜之且趙知嘲留而志已其詞有狀元曾受宋朝恩狀元與宗室孰貴與榮臣與祖考孰恩已甚于彼顛倒

錯亂爲詩時豈適醉夢耶自

楊維禎斗筲之人也

說曰小有才不知道而當亂世浮躁淺露狂悖自任爲士俠終一僇夫云爾

系曰禎于國初應稱一才矣其爲客婦詠不恭也匪惟不恭亦大愚矣赫曦耀晨贅于宵者雖覺必作良師發藥痾于昔者雖殆且嘗吾向失足于醜夷垂死得跋

聖明之庭亦大幸矣將遂厥私執小德欲欺大道得

乎哉彼自附於故國餘老爲貞媼者云嘻見金夫不有躬淫陪臺耳誰能汝容

高皇貸厥誅亦俟其醜自訃于永代耳（自昔作緯禎論畧）

演曰禎文詞儇嚚鬼瑣與宋末等時人咻稱昧繆之甚（宋濂亦然尤繆）獨王彝以文妖斥之允矣

祝子罪知録卷三　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